

当前臆解《论语》现象的初步考察

高敏*, 高尚举**

目 次

- I. 专著方面的臆解现象
- II. 论文方面的臆解现象
- III. 呼唤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之作风

【국문초록】

근년도 출판된 〈논어〉에 대한 解讀本을 고찰한 결과 일부분의 해독본이 주관적 臆解의 경향을 보인다. 이러한 경향은 신성한 儒家經典을 잘못 해석할 뿐만 아니라 전통문화의 眞髓도 왜곡시켰다. 예를 들면 《論語我讀》에는 《논어》에서 많이 나타나는 “不”를 “조”, 즉 “甚大”라는 뜻으로 해석하였다. 이렇게 해서 《논어》에 쓰인 많은 否定의 語句를 肯定의 語句로 변해시켰다. 전통문화를 지키기 위해 본고에서 3권의 저서와 臆解 경향의 논문 여러 편을 근거를 들어 비판하고 고쳤다.

주제어

《논어》, 臆解, 高찰, 駁正

【中文摘要】

考察近些年解讀《論語》的著作, 有一部分存有主觀臆解傾向, 把神聖的儒家經典解釋

* 中国 曲阜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 中国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研究所 教授

得面目全非，傳統文化精髓受到歪曲。如《論語我讀》一書，把《論語》中出現的很多“不”字解作“丕”，即“甚大”義，致使《論語》中表示否定語義的句子反而變成了肯定語義。出于對傳統文化的維護，文章對三部專著及多篇存有臆解傾向的論文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客觀駁正。

关键词

《論語》，臆解，考察，駁正

所謂臆解《論語》，是指不顧客觀而僅憑主觀說解《論語》的做法。據我們初步考察，近些年出版的一些解讀《論語》的專著或論文，有為數不少的存在臆解傾向，已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現象。這是一種不良學風，不僅有損於傳統文化經典，誣枉古人，也有害於廣大青少年讀者。我們作為孔子家鄉的教育工作者，自認為有責任將這種不良現象呈現於眾，並做出有理有據的批評，以維護傳統文化經典的嚴肅性。

I. 專著方面的臆解現象

九州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論語我讀》。

該書將《論語》中出現的很多“不”字解作“丕”，即“甚大”義。據此義，把“君子不器”解作“君子大器”；將“三月不違仁”解作“三月丕違仁”；將“門人不敬子路”解作“同學們非常尊敬子路”；將“不念舊惡”解作“是不念是反復地念舊惡”；將“信道不篤”釋為“信道丕篤，是由衷行善道，又能任重道遠地持之以恆”；將“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解作“不勤是甚勞，丕分是忙於分別按節氣種播”。由於該書把否定副詞“不”臆解為肯定副詞“丕”，致使《論語》中表示否定語義的句子反而變成了肯定語義。

該書將不少表示發語詞、語氣詞、代詞的“夫”解為“大丈夫”之“夫”。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夫”字，是發語詞，而該書解作“夫人是有成就的人，有知識的

人，是合乎情理适中的人。也可释作成竹在胸的人，不言则已，言必语惊四座。”再如“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也夫’”，此语中的“夫”字是语气词，而该书却解作：“夫是男子二十岁加冠成丈夫，所以夫，有已成的含义，老天的安排，就是上天的成命”。

该书将表示“无有”意义的“无”字解作“芜”，即“丰茂、盛多”义。据此，他把“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解作“老子主张无为，及孔子说舜无为，都是大有作为的意思。释诂云：芜，茂丰也。今尚书文作庶草蕃庠。注：云蕃滋也庠丰也。所以无为，并非何必有为或不必有为，而是正好相反的丰庶有为，故笔者释大有作为。”

再如：《卫灵公》篇的“有马者借人乘之”一语，本来是说有马借给人乘骑，而该书释“马”曰：“马，武也，总武事也。有马者，是说有总管武事的大司马。《周礼》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犹今之司法院及法官。”再如《子罕》篇的“不为酒困”一语，本来是说不为酒乱性，劝人少饮酒，而该书解曰：“酒，就也。就是成就，所以酒也是成就人性之善与恶。”再如《乡党》篇的“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本来是说在车上遇到穿丧服的人，应俯身伏轼致敬，而该书解曰：“式的本义是法，是追荐祭祀的规范模式。法也是刑罚。式负版者：犹今流行的一句话，违者依法办理。”等等，类似的离奇解释举不胜举。

华夏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发现论语》。

《子罕》篇“子见齐衰者”，该书将“齐衰者”解作“齐：至，到头，至顶。衰：生命近于枯竭的老人，极度衰老的老人”。《辞源》释曰：“齐衰，丧服名，为五服之一。”〔1〕(P3598)丧服五服制名称为：斩衰、齐衰(zīcuī)、大功、小功、缌麻。齐衰，五服之第二者，这种丧服，用粗麻布制成，是缝了边的。因此，“齐衰者”的正确解释是“穿丧服的人”。

《八佾》篇“八佾舞于庭”，该书解“佾”曰：“本字由‘亻’、‘八’和‘月’构成。‘八’的原意是‘别’，‘月’的意思是‘肉’、‘肉体’或‘身体’。因此‘佾’的意思应是指一种和其身体

相区别的人，即人体的重塑与再创的形式——它就是舞蹈，是人体的活的雕塑的艺术。”实际上，“佾”指乐舞行列。《说文》：“佾，舞行列也。”〔2〕(P168)汉代马融《论语训说》曰：“佾，列也。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3〕(P139)

《雍也》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语义明显，即智者喜欢水，仁者喜欢山。而该书表述曰：“一个拥有一颗智慧的头脑的人，只有当他的智慧像江河一样不停地流动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感受到智慧本身的快乐；一个拥有一颗仁爱的心灵的人，只有当他的仁爱像高山一样静止不动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到仁爱本身的幸福。乐水：乐于像水一样的流动，或在像水一样的不停的流动中获得快乐。乐山：乐于像山一样地静止不动，或在像山一样的静止不动中获得快乐”。

《里仁》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语义通俗，即老人在世，做儿女的不要出远门，如果有急事、要事必须外出的话，也要告诉老人所去的地方。而该书注释曰：“游：这个字由‘浮’和‘方’构成，意为能在水中浮起而不沉没的方舟，因此‘游’的引伸意就是借助方舟这一水上交通工具进行的漂洋渡海的活动。方：方体船或并体船。《说文》：‘方，并船也。象两舟……。’游必有方：游必有船。”译解曰：“孔子说：‘对于那些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幼儿幼女的生活艰辛的人们来说，当他们的老父老母还在世的时候，最好不要举家迁徙，纵使一定要举家迁徙，也要等到具备了必要的物力财力之后，就像那些想要飘洋渡海的远游者，也必须等到自己具备了必须的方舟之后，才能开始其飘洋渡海的远游活动一样。’”

读《发现论语》一书，我们的最大感受是：通俗易懂的《论语》，经过该书富含“发现”的解释，大大复杂化了。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初版、2012年修订再版的《论语说》。

《学而》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们通常理解为：“学习了新知识按时练习，不也高兴吗？有朋

友从远方来，不也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而该书说解为“学问，适时习用它，不也讲说吗？从远方结伴来求学，不就是喜好这学说吗？别人不知道，自己倾囊讲授，不也是君子行径吗？”把表示高兴快乐的“说（悦）”字，臆解为“讲说”，真可谓破天荒之说！

《学而》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人们的通常理解是：“君子，饮食不要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而该书说解为：“君子饮食无所求，饱就行；居住无所求，安而已。”把“不求饱、不求安”说解成了“求饱、求安”，彻底颠覆了孔子安贫乐道的思想。我们这么讲，该书的作者可能说我们思想陈旧，不合时宜，但我们认为，既然说解的是《论语》，则难以完全脱离当时的时代、当时人的思想去高谈阔论。孔子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难与今日等言，在那种境况下，孔子提倡安贫乐道，褒扬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之贤德，是正确的。这并非孔子不向往幸福生活，他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则完全能够证明，他是承认人们追求富裕生活的，只是告诫人们所追求的财富、地位要以正当的渠道和手段得来。

《雍也》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人们的通常理解是：“质朴胜过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未免虚浮。”孔子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主张人在质实和文饰上要适中，过于质朴，就显得粗俗鄙野；过于讲究仪表文饰，就会显得虚浮，华而不实。而该书说解为：“才质胜过名声，则在野；名声胜过才质，则在朝。”读者不禁要问：才质好的人为何必然在野？名声大的人为何必然在朝？作者如何作答？

《述而》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人们的通常理解是：“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却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而该书说解为：“知识积累不丰厚，不能开悟；不多说，不能讲明白。”一句被数以千万计教育工作者奉行的启发式教学名言，经该书这么一解释，索然无味，精辟性全失。

此外，该书把“子不语怪力乱神”解作“孔子不指责古怪行为和奇异想法”；把“食不语寝不言”解作“对饭菜好坏不指责，对卧房之事不谈论”；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解作“既要厚

待自己，也要厚待别人”；把“小人之过必文”解作“忽视别人的过错必能成名”；把“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断句为“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解作“花言巧语对德败乱不大，没有容忍之心就会坏大事”；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解作“只有把女儿嫁于小人，是最难处养了”；把“宰予昼寝”解作“宰予画画时睡着了”；把“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解作“你要宣扬君子人生之需，不要宣扬小人人生之需”；把“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解作“仕能做好就是有学识，学识精深就是仕”；等等。上述解释，颇有随意发挥之嫌。

不只是上述三书，其他书中也存有臆解之弊，有的学者将“宰予昼寝”解作“宰予画寝，指宰予画男女私处”；还有的分析宰予昼寝的原因，认为是“夜生活不正常”。还有的将“老彭”解作“老马”，认定是“孔子以老马自况，似非人名。孔子自谓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喻其精神一如长征不息之老马耳。”这些解释虽然新奇，但纯属臆测臆断，缺乏有说服力的根据。

II. 论文方面的臆解现象

《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所载《“思无邪”新解》一文曰：“《诗》三百是无所不载的，政治、经济的，历史、地理的，神话、传说的，风俗、人情的，方言、训诂的，鸟兽、草木的，天文、历法的，星陨、地震的，……一句话，有关社会和自然的各方面的知识，真可以说它是应有尽有，囊括无余了。所以，用‘思无邪(馀)’来总括《诗》三百的丰富内容，不是十分恰当吗？”

“邪”，虽在表示年历推算中剩余日子时可通“馀”，但此处不能看作“馀”。若看作“馀”，那么“思无馀”是否应理解为“思想无余”或“心思无余”？让人费解。“思无邪”，杨伯峻《论语译注》译作“思想纯正”，〔4〕(P11)很有代表性，是通常的普遍理解，人们每当评价《诗经》时，多用此意。孙钦善《论语本解》的解释与杨伯峻基本一致，他说：“思无邪：此语出自《诗·鲁颂·駉》，孔子借用来评价《诗》思想内容的纯正。按《诗》的思想内容并非全都符合贵族的礼义，其中有不少大胆

表露爱情和反对剥削压迫的诗作，但经过孔子整理，在主题上加以曲解，横生出善者美之，恶者刺之的‘美刺说’，于是通通变成‘可施于礼义’（《史记·孔子世家》）的了。这样，‘思无邪’的总评价便自然产生出来。”〔5〕（P11）

《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所载《〈论语〉“游必有方”解》解曰：“我以为古注割裂了上下文义，就字论字，义有未当。‘游必有方’承上句‘父母在，不远游’而言，丝毫未见转折之意。‘方’应解作《书·尧典》‘方命圯族’之‘方’。‘方命’，蔡沈注：‘逆命而不行也。’‘方命圯族’，《史记·五帝纪》引作‘负命毁族’。《孟子·梁惠王下》‘方命虐民’，赵岐注：‘方犹逆也。’则‘逆’、‘负’为‘方’之确诂。所以，‘游必有方’当解为‘远游必定要违逆、辜负父母之意。’”

此文虽然寻出不少依据，不好定其为臆解，但若将“方”字理解为“违逆”、“辜负”，恐怕很难被人接受。如上文所述，人们通常将其理解为“方向”或“地方”。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所载《孔子“中庸”新解》解曰：“《论语》‘中庸’之中名为正道而实指礼义，‘庸’指奉劳不已，‘中庸’实谓‘循从礼义奉劳不已’。”

“中庸”，被孔子称为至德，主张人人奉行之。汉代郑玄解“中庸”曰：“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6〕（P274）朱熹解曰：“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7〕（P91）《辞源》释“中庸”曰：“不偏叫中，不变叫庸。儒家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标准。”〔8〕（P87）所谓“不变”，也即恒常的意思。中庸的核心在“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无论处理何事，适中最好。可见此文的新解，完全失去了“中庸”的精髓。

《出版广角》2006年第11期所载《“守死善道”与“五十以学易”》解“五十以学易”曰：“如果上天让我长命的话，花五十年时间学通《易经》，后半生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这种观点很独特，向来无此解者。“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语是一种假设，假设能将我的年龄增加数年，从五十岁时就开始学《易》，则可以无大过也。孔子学《易》是在晚年，《史记》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可证。孔子自恨学《易》太晚，故有“加我数年”之企求。加我数年，实际上

是期望将时光倒回去数年。如果能让自己回到五十岁上，(假设回到五十岁上，也就等于为自己增加了数年的年龄)从五十起学《易》，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还有不少人认为孔子说此话是在五十岁之前，试想，五十岁之前提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的要求，不是有些牵强吗？难道他认为自己活不到五十岁？至于此文的解释，恐怕也难合夫子之意。孔子讲此话时已是晚年，如果再花五十年时间“学通《易》”，则到了一百多岁。那么，此文所说的“后半生”，不知当是一百几十岁还是二百几十岁。孔子是唯物论者，估计他不会奢望长生不老。

《学习时报》2007年7月16日载《〈论语〉“民可使由之”章新释》释曰：“《论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由’当读为‘迪’，‘迪’，导也。‘知’当读为‘折’，义为阻止、挫败、折服。孔子是说：民众可以让人引导，而不能用暴力去阻止、挫折。这是正视民众力量而得出的民本学说，又何来愚民思想？”释“由”为“迪”为“导”，释“知”为“折”，语义迁曲牵强，恐难合经义。由，在该句中当理解为“行”。《广韵·尤韵》：“由，行也。”〔9〕(P184)《孟子·公孙丑上》：“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10〕(P240)《论语》此句是说：对于民众来讲，可以引导他们如何践行、如何去做，至于为何践行、为何去做的道理、理论不可要求他们完全知道。这句话，很多人认为反映了孔子的愚民思想，也有不少人想尽办法为之辩护。凡事皆应讲究实事求是，倘若孔子真的有轻视庶民的思想，是掩饰不了的。这是个十分棘手的话题，暂且搁置不议。仅就此语的字面意义来看，我们的上述解说是切合语义的。

《孔子研究》2007年第6期所载《〈论语〉“色斯举”章辨析》解曰：“‘色斯举矣’即色性之欲发生了，也就是雌雉发情了。”

此章原文为：“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色，应指雉之惊色。山梁雌雉，见有人来，惊恐而飞(举)。斯，助词，常用在状语后，近似于“然”。如《诗经·皇矣》：“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文王勃然发怒，于是动用军队。)[11](P521)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所载《〈论语〉三题》解说此章，更是想当

然。他说：“这一章所反映的乃是孔子作歌的情况。孔子是爱唱歌的，厄于陈蔡，犹且弦歌不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极像歌词，但歌词当不只此四句，其它是在缺文中佚失了。……‘子路共之’，应读如字。‘三嗅而作’的嗅字，乃是喝（读夜）字之讹。嗅和喝，在篆文的字形上，颇有近似之处，由于简文不清，因而致误。关于喝字，依照徐锴的解释是‘声长而转也’，就是高喊变音。把这些意思集中起来，这一章的意思应该是：〔孔子作歌唱道：‘……’〕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接着又唱：‘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随着，试了试嗓子，也唱将起来。”

实际上，此章是对孔子师徒所见所闻的客观描述，即：山梁雉鸟，见孔子师徒走近，惊色飞起，飞翔不远，又集落下来。孔子赞其机警知时，子路认同，遂对雉鸟拱手示意。雉鸟见子路朝它们拱手，又吓得振振翅膀飞走了。嗅应为昊（jú），鸟张两翅。《尔雅·释兽》：“鸟曰昊。”郭璞注：“张两翅。”〔12〕（P2657）清江声《论语诂质》曰：“昊，故书讹作臭，且加口于左，非字也。”〔13〕（卷中，P13）实事求是地讲，此章富含文学描写性，但不是唱歌。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3年第4期所载《“女子”“小人”辨》辨曰：“‘子’是指女子，那么‘子’前面再加‘女’，‘女子’一词就应当译为‘女女子’。什么是‘女女子’呢？‘女女子’就是‘女中小人’。正如男子中有小人那样，女子中也有小人。”《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4期所载《为孔子辩：“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女子”非指“女人”》辨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女子’一词，不应理解为双音合成词，应该理解为两个单音词。‘女’应该理解为第二人称的‘你’，‘子’应该理解为‘儿子’。‘女子’应该理解为‘你的儿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孙，远之则怨’，整个句子应该理解为‘只有你的儿子和小人一样是难以相处的：亲近了就会无礼，离远了就会怨恨’。”《中华儿女》（海外版）1997年第3期所载《孔子何曾骂女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辩》辨曰：“我认为本应今译为：‘就是你那里的年轻人和缺乏教养的人一样难伺候……’。综其意，是孔子教弟子们在待人接物时，对于缺乏教养的人宜保持适度的距离，全然与‘骂女子’无关。”《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5

期所载《“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新解》解曰：“唯：读作duì(即今之“对”),表肯定语气的应答词,相当于现代口语中‘是不是’之‘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唯:诺也。从口、隹(zhuī)声。’‘隹’、‘对’音近。……女:当读为rǚ,通‘汝’,对称代词,只用于表示单数。……与:如上所述,以往注家多把‘与’误读为yǔ,视为表并列关系的连词,作‘和’讲,此乃导致对句子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此处的‘与’当读为yú,同‘欤’。……此章之正确断句当为: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即:孔子说:‘对!您(这位)先生(说得是对的)啊!小人(实在是)很难对待、侍候、对付的——亲近他吧,(他)就傲慢不恭;疏远他吧,(他)就怨恨在心。’”《船山学刊》2002年第3期所载《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孔子的女性观辨证》辨曰:“唯有女子与小人(在一起)共事,是最难相处的啊!(与小)人亲近些,就不拘礼节、放肆;(若与小)人疏远些,就不能容纳、怨恨。”《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所载《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释义》释曰:“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是为某些女子担忧,并非将女子与小人并列,等同看待。这里的关键在一个‘与’字。在这里,‘与’不是连词,而是动词,是赞助、嘉许、参与之意。……许慎《说文解字》:‘与,党与也。’是就‘与’之古意而言的。由‘与,党与也’可知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之言之意矣。‘女子与小人’是一子句而作全句的主语,‘难养’是全句的谓语。全句意为:女子支持、赞助小人,与小人结党营私,小人便会肆无忌惮,任意胡为,远之近之都不是,难以满足其私欲。”

由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句话,孔子落了个“轻视妇女”的罪名。然而,孔子一贯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这里所说的女子,不是泛指,而是指一部分女人,是指那些缺乏修养,不通情达理,甚至胡搅蛮缠——俗话说的泼妇之流。这类女人不好对待:亲近她,不恭逊;疏远她,遭怨恨。孔子把这种缺乏修养的女子与品格低下的小人放在一起评论,慨叹其不好对待,是合乎情理的。

孔子谨严,他所说的话,虽不能说全对,但并非随意而发,多是有所指的。现实生活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女子修养颇差,品行低劣(当然男子也是如此),亲了

远了都不行，令人感到很难对待。凡有亲身经历者，倍感孔子描述真切；而没有这种经历者，则疑孔子轻视妇女。尤其是那些品性优良、贤妻良母型的妇女，往往误以为孔子所言也包括了自己，感到冤枉。

早在宋代，邢昺在《论语注疏》中就已讲明：“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若其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14〕(P2526)今人钱地在《论语汉宋集解》中案曰：“孔子所言女子，非泛指一切女人，所言小人，亦非泛指一切男人。”〔15〕(P957)

李泽厚《论语今读》曰：“这章最为现代妇女所诟病。好些人写文章来批评，好些人写文章来辩说，其实都不必要。相反，我以为这句话相当准确的描述了妇女性格的某些特征。对她们亲密，她们有时就过分随便，任意笑骂打闹。而稍一疏远，便埋怨不已。这种心理性格特征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只是由性别差异产生的不同而已；应说他是心理学的某种事实。至于把‘小人’与妇女连在一起，这很难说有什么道理。但此‘小人’作一般人解，或作修养较差的知识分子解，亦可说通。自原始社会后，对妇女不公有普遍性，中国传统对妇女当然很不公平很不合理，孔子尤然。”〔16〕(P418)

这些解释，都挺有道理，值得参考。

III. 呼唤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之作风

在儒家经典中，《论语》是阅读人群最众之书，中国人读，外国人也读；大学里开设《论语》课，中小学也将其定为课外必读书。这些纷纷臆解《论语》的严重现象，已严重影响了《论语》真义、孔子思想的正确传播，亟待匡正！

当然，学术界对古代文化经典存有不同理解，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违背“实事求是”治学基本原则的经典解读，必然会影响《论语》真义、儒家思想真髓的正确传授，必然会扰得广大《论语》读者无所适从。遏制对经典的不负责的臆解行

为，维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确保《论语》这部不朽经典的思想真髓得以正确传播，是每个学者所应关注并积极做出努力的。

因此我们主张：正确理解《论语》，学术态度最为重要。态度要客观，审慎，求真务实，要建立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切忌主观臆断，凭个人好恶，或受政治气候、学派风气、专家权威的影响。

比如在文字训诂方面，要符合先秦语言实际，不要拿今义解之。《论语》中的语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语言，应将其放到当时的语言环境中去考察、去理解。文字的音义是发展的，若以后世产生的音义去理解，难免走向歧途。应广泛参照同时期的典籍以及稍后的《尔雅》《说文》等工具书，考察当时的字词义，考察当时的语言习惯，比照同类语词结构、语法类型的基本特点和涵义，以得出确解。

比如在义理阐释方面，既不要处处以“微言大义”为指导思想，深挖不止；也不要流于浅俗，总之，应符合《论语》文意。《论语》体大思精，语言精辟，富含哲理、深意，深刻探求是对的。同时，《论语》的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易懂，不一定非要绞尽脑汁挖出所谓的深意来。有些人在义理上的无休止的剖析，已远远超出了古人的思维，也就是说，古人没想到的，我们替他们琢磨到了。反过来讲，《论语》中表意深刻的语言，我们也不要理解的太浅俗。比如《为政》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句话，不少学者将此语解为“连狗马都能得到饲养”、“连犬马都能有人养”、“狗马能以体力服事主人”等。其实孔子的意思是，狗和马等畜生都能做到相养（如乌雏反哺），对于人来说，对老人在做到赡养的同时，如果不体现出“敬”来，与狗马等畜生有何区别？孔子的境界高，对人要求高，要求对老人既要养，又要敬。

比如在分章断句方面，应谨慎从事。《论语》的分章断句，已经过历代文人的审视，原存断句不当的问题，早已被陆续指出或纠正。今人仍常有指出断句不当者，但大多难令学界认可。因此，我们在指出此类问题时，应倍加慎重！如《雍也》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此为传统断句，而林毓顺《论语我读》将其标点

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注解曰：齐：“说文云禾麦之吐穗，上平也。象形。是说外表看像是齐头并进，实际上立足点参差不齐。鲁鲁：孔安国注论语鲁钝也。释名曰鲁鲁钝也。国多山水者，民性朴钝，而引申作卤莽义。道：人所行之道，作道理。”释义曰：“孔子说：‘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外表看是齐头并进，事实是参差不齐。人的才智也是如此，有些人非常迟钝，甚至粗卤野蛮，有的人聪敏懂道理，只知行礼义仁爱的大道。’”这样的断句和解释，是极难让人接受的。

上文表明了我们抵触臆解《论语》现象的基本态度，出于维护经典严肃性之考虑，不揣浅陋，写出上述看法，不当之处，诚恳接受批评。

【参考文献】

- 辞源[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宋本广韵[M].北京：中国书店，1982.
- 许慎.说文解字[Z].北京：中华书局，1963.
-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孙钦善.论语本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9.
- 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毛诗正义[A].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 尔雅注疏[A].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 江声.论语俟质[A].无求备斋论语集成[C].台湾：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
- 论语注疏[A].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 钱地.论语汉宋集解[M].台北：中华书局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
- 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Abstract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Misunderstanding Inclination of The *Analects*

Gao, Min · Gao, Shang-Ju

It is argu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re exist some subjectively misunderstanding inclination when we investigate some interpretation books of the *Analects*. Some interpretation books explain the holy Confucian classics beyond all recognition, misrepresent the traditional essence of culture. Take an example of Lunyu Wo Du(《論語我讀》), it interprets the “Bu(不)” into “Pi(丕)”, the meaning of “very big”, which leads to transform all the negative sentences into affirmative sentences in the *Analects*.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aper refutes three books and some misunderstanding inclination papers subjectively in a well grounded way.

Key Word

the *Analects*; misunderstand; investigate; refute

▪ 논문투고일 : 2013.12.10. 심사완료일 : 2014.2.14. 게재결정일 : 2014.2.14.